

王鳳姑



大華

大華圖書公司出版
國際書報社發行

目次

明燈.....

女英雄吳萍.....

罪狀.....

捐.....

毒針.....

王鳳姑.....

最後一顆子彈.....

縱火者.....

太陽啤酒.....

屠揚.....

丁蘭.....

羅尹.....

白嬰.....

流火.....

斯基.....

蕭非.....

金庚.....

馬千里.....

淪陷前後

羊東

我是良民

茅涇

鐵蹄下

王烽

狗難

西羽

爲祖母復仇

夏冬

維持會長

郭且

黑獄十八天

杜淡生

劫

錢漢文

泥坑

巴岑

烈士

村夫

田翻譯

張一鑑

明燈

周揚

因着全面戰爭的開始，因着戰路上的關係，因着國軍的奉命撤退，我們的家鄉便在抗戰後的
第一年淪陷入了敵手。

照說，我是不願意回到黑暗重重的故鄉去，做那魔掌統治之下的「順民」的，可是不幸得很，我的父親在家中病故，做小輩的當接着這個震驚的噩耗後，只好星夜回家奔喪。坐着火車，船，我在心緒慌亂中返還了久別的鄉園。

喪事料理好以後，爲了要守孝，我只得在鄉下就身下來。

在鄉間，沒有事的時候經常同了幾個姪兒，到西城去遊覽。屢次經過我兒時的學校，便給引起了愉快的回憶。這學校，現在也正是姪兒們的母校，有一天我鼓足着勇氣，決定去參觀一下這與我睽隔了近十年的所在！

校門依然向着清微的河流，外面也依然圍着鐵圍杆。只是進了門，看見院子那邊禮堂，布置得一切使我異常吃驚。雖然正中掛懸着孫中山先生一幅肖像，而把「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的標語毀去，代而掛之的則是「和平反共建國」「……………」等等的字樣，這叫我看過之後，不禁冒出了一身冷汗。

禮堂的北邊，是教室與寢室，和從前一樣的分配，但那已經不是我們讀書時候的舊式雙層樓房，現在是洋房了，且也顯得建築的年代蒼老了。

姪兒拉了我的手朝內走去。因為是休假日，除了一個年輕校役看守着門戶外，沒有那羣天真無邪的學生。我走進校舍的心臟地，祇見禮堂的西南，從前我們那所操場，現在可給縮小了，橫在盡頭的，是一個荒涼的小池，周圍栽着高大的倒垂的楊柳，供給學生們納涼，散步，當作校園。這地方是改變了。

這學校的整個，總之已經改了樣，不但在建築方面，就連組織和課程也全都改了模樣。

譬如：我們那時是沒有女教師的，現在已經有了女教師了，譬如從前我們要紙筆須向一位教席領取，現在他們有了消費合作社了。這是屬於組織方面，說到功課，姪兒告訴我他們校裏的理化已經有了實驗室，代數已教到二次方程式，還有主要功課中，近來又添了日文教員，教學生們「啊伊烏哀屋……」的流行語文，所以大部份孩兒都能說幾句「瓦太古西」「阿那蒂」「阿里加朵」之類的東洋語。其實這是侵略者從間接漸趨直接，已要把中國孩童的頭腦實行改造。我想起這淪陷區教育的毒化，不覺站在操地上楞了起來。

遠遠地走來一位年約三十的人物。我姪兒見了他，老遠就招呼道——

「章老師！請你過來，我替你介紹我家二伯。」

被叫做章老師的掛着和藹的笑容走來了。我經過孩子的介紹，我們握起手來。一陣溫暖傳到我的手掌中，他熱情地道：「我們這裏很散漫，簡直不像學校，像一座鎮壓孩子的重塔。」

談了幾句，我懂得這個人的直率的脾氣，毫無一絲矯揉造作的形態，不禁對他無形中激起了好感。漸漸的，他領我走進圖書室，在沉靜的這間小屋裏我們談起天來。我知道他的名字叫章健，本人在這裏教書完全出於地方人士的強迫，他受過新文化的洗禮，自己何嘗願意在日籍校董

的重壓之下，幹那強施奴化的勾當。他最後吐了一口氣，道：

「我相信我的頭腦是不會麻木的，在可能範圍，我決不戰殺這羣學生，讓他們的嫩芽一支一支的枯萎下去。」

我對他的談吐深深感到了欽佩，我說：

「年青人，只要不爲物誘所控制，總有一天我們會甦生的。」

「是，我也就是這見解！」

初會，我與章健就談了兩個小時的天，天快下雨了，於是我告別回家。

這次之後，章老師也彷彿在冰窖裏發現了我這溫暖的一環，他好幾次叫姪兒帶了紙條來，希望我能答應他第二次的聚談。但是，當我聽見姪兒說到他們那日籍校董的暴虐的故事，我已經沒有這拋頭露面的膽氣，在鄉間爆發我的本能。

時候過了半個月，學校裏出了一種小刊物，一半像讀本，一半像壁報，定名叫「明燈」。我的姪兒帶回來給我看，他還道：「這是章老師主編的。可是他的編寫工作真艱難，據說怕東洋校董看了鬧驚扭，他是在半夜裏借着洋燭的光騰寫成功的。」

我讀着，開頭第一篇就是題叫「給學生們的公開信」。這信中充滿了活力，充滿了許多熱情的句調，我幾乎是疑心我的眼睛看花了。再看到裏頁，還有一首詩——「慈母曲」，大概這末地寫：

「我們是一羣失了依靠的孩子，

親愛的慈母到了遠方，

將我們蓋下！

在苦難中忍受，血的日子，

記住，混身的瘡疤！

記住——

混身的血蹟！

孩子們，不要苦悲吧，

過了這長夜，

慈母是會回來的。」

學生們朗誦着這首詩，當作了課本。每個角落裏充塞了這沉長的調律！

我對章老師更懷起了熱烈的感激。他除了這之外，還教學生們唱宏亮的歌曲，演優秀的劇本

……

然而一個月後，當秋菊在簾下開着花朵的時節，我聽到一個意外的報告，說章老師給日籍校董認為思想不正押進憲兵隊去了。這段話從姪兒的嘴裏傳來，我問他事情的起端是怎樣，我那姪兒拭着淚，用哀切的聲音向我傾吐着案情始末——

事情的發動，首先應該說到那張小小的刊物「明燈」上去。

一個下午，說起來事情不巧，這是「明燈」第一期出版的後一天，章老師因為看到學生們對着「明燈」熱誠的擁護，他開心得留戀在操場上忘記了課程的開始。章老師是我那姪兒一班的級任教師，由於他的多才，平常就造成了黃老師——一個日文教員的妒忌。黃老師其實也很年

輕，但他就沒有章老師的大度，他在全校中是課程最多酬報最薄的一個，他知道校方的全權掌握在矮子校董的手裏，他總想驅逐了章健，可以佔領他的「級任」的寶座，於是眼見章老師的作為，便有了一種惡意的預謀。

矮脚校董揀着大皮包，穿了草綠色的制服到校來了，還一個鐵頭，黃老師沒有課。

黃老師就拉着一臉笑，一擺擺的走進校董室。

黃老師進去的時候，和出來的時候，一張臉兒完全變了模樣。他手裏揀着的一份「明燈」，不知怎樣會落在校董的袋裏。

散了課，校董的蘋果臉變成了橘子色，從面頰一直紅到耳邊，他的皮鞋聲響了：「各，拓拓……」他關門的聲音也特別重，像打雷，像開炮，「逕」的一響，他就吊起喉嚨叫校役。他咨照阿二去喊章老師！

三分鐘之後，章老師站在校董室裏聽訓話，像個吃官司的罪犯。校董把那張「明燈」在他臉前揚啊揚的，連聲說：

「那個不行，太不行，你思想不純正，我要偵查你的行動！」

「……………」

章老師沒有強辯，可是也不算吃驚。

矮脚校董大為氣憤，他拿着「明燈」執問章老師——

「這是誰叫你隱瞞的？沒有通過我的主意你如此猖狂，那是思想的越軌，你知道嗎？」

連連問了兩遍，可是章老師還站得直挺挺地，沒有屈服的样子。

校董摸摸下巴，顰着肩膀道：

「你這個人，很像老資格，你拿渝方的津貼嗎？」

「沒有。」

章老師這回開口了。

但是校董還是緊緊着臉，一句逼一句道：

「我不相信，一個沒有拿渝方津貼的人是決不敢這樣放肆的。」

這時候，黃老師假作解圍，又跑進校董室去了。黃老師的行爲真太卑鄙。他看見校董的那股奉迎的樣子，真使章健看不慣！章老師不要他來排解，最後說：「如果貴校董對我不滿意的，儘可命令我離開！」

校董一百廿分惱怒了，棹子一拍大牒道：

「有這末便宜的事。你是反動份子，危害我的學校，送你憲兵隊去。」

章老師還可着急起來。

他看見校董鬧脾氣，他聽見校董打電話，講了一套聽不懂的東洋話，隔不了一刻鐘，三個憲兵握着長槍，如臨大敵似的趕了進來。

章老師臉色蒼白，就這樣，就這樣……他被抓了回去，失去了自由。

足有一個禮拜，章老師一點消息也沒有！可是黃老師特別興奮，而且昇了「級任教師」。全校的學生急得沒有辦法，出了一筆錢賣給一個火快，給章老師送進一包乾點去。據那火夫

出來說：姓章的已經挨了三次打，有一次給兩個日兵扭倒在地上，爬在他身上用皮鞋去踐踏，姓章的身體受不了，人昏過去十餘分鐘，後來用冷水噴了才醒的。

「現在呢？現在章老師的情形好一點嗎？」

火侯搖搖頭說：「他吐血了，整天整夜的咳嗽，人比柴還瘦，臉色也憔悴得可怕，看模樣這個人是不久了。」

我的姪兒聽見這篇話，哭着，哭得很悲痛！

之後，我回到了都市，逃了這可怕的鄉付，連頭也不想回顧。

但是半個月後的一冬夜，我從一家戲院裏看了舞台劇回到寓所，一個僕役送給我一封信，拆開一看，是姪兒的來函。他告訴我一個更慘的消息，說他們的章老師死了。是死在獄中的。

另外他把那份「明燈」寄給了我，他說：

「你也愛讀這張明燈小報，就讓你留着做一個最有價值的紀念。」

我把這張小小的出版物拿在手裏——

我的眼珠一行，兩行的掛了下來。

女英雄吳萍

丁 蘭

武漢淪陷後的第二個周年，也正是南京偽政府慶祝還都最瘋狂的一年。這種把戲一直從白門蔓延到了漢皋，幾十個甘心附逆的傀儡與高采烈，在當地計劃着進行慶祝的節目，看情形，想把他們所有的醜態完全暴露出來，讓老百姓永遠記住這個瘋狂的一頁。

那時，我們這青年團剛從鷄公山下開拔，原定十天之內趕回武漢的。

我們這一隊人最堪注目的，是兩位女同志——路鳳敏與吳萍。路同志當年在蕪大，本是一位高材生，英文根底不錯，所以她但任着我們全隊的通訊彙報工作；她是常駐在隊中不大離開這個崗位的。吳同志由於天性的好動，喜歡過那浪式的生活，因此遇着男同志們所擔負不了的事務，她能够不辭巨艱地擔任下來的，悄悄去幹着。不止一次及兩次，在那燦爛的成績表上展開了光榮的成就。

在開拔前進的中途，天忽然下起雨來。

我們被阻在大別山下躲過這場大雨，到老感的那一天，計算時日早已超過了預定，因此我們焦慮起來，怕到達武漢之後他們這慶祝會已經時過境遷，那才辜負了這次重大的任務。

平漢線的鐵軌彎彎地橫互在原野上。

雖然有些地方通過山道，但在湖北省境內，比較很少險要的構築。本來，我們如果在平時要想趕往漢市的話，就沿鐵道線步行也可以通達的，可是現在的沿線都成了敵人的據點，爲着要不

一個陰霾的下午，終於進入了漢皋的外圍。

在一所小村裏，我們住了下來。

村民們給我們的熱烈招待，這是使我們永久拋忘不了的。

我們在傍晚，因為沒有多帶營燈的燃點油，村民們從四面齊心的送來了；我們須要多量的燃和炊具，還沒有過於明顯的要求，村民也就自動的送了過來。他們說：這村坊上雖然曾經受過敵兵兩次的掃盪，與那時打游擊的軍隊開過一仗，把西村三埭民房燒毀，可見他們是願意忍受這種艱難，並不因而見了國軍們覺得忌憚的。這些現象，代表了戰後軍民合作的鐵證，在我們當然十分喜悅而深深向民衆感謝的。

那一晚，我們爲了要把工作分派一下，就在微弱的燈火之下集會討論。

照我們的領隊司徒同志的意思，想趁着偽逆開始慶祝的前夜，我們儘量混跡於市區，用文字宣傳上的種種技巧來促使市民的自動破壞，可是駱鳳毓對這個辦法表示了否決。

司徒隊長用奇異的口吻問道：

「如果依了駱同志，該怎樣推進這步工作呢？」

駱鳳毓站了起來，沉着地說：

「若是文字的宣傳還能抑止民衆的情緒，那照這計劃去實行是最適合不過的一件工作，可是到了現在，偽方的各個組織已在這一年歲月中滋長了統治力，縱是人民的消極，他們儘可能以惡勢力來壓迫，這時候便徒然浪費了我們的苦心。所以本人的主張，希望放棄空洞的做法，而從事

於實幹工作。」

這話說畢，吳萍同志相繼地站起來，舉着她的手臂：

「我很同意路同志的見解，當前要做實幹工作，給予他們直接的覺悟！」

原則決定後的一步檢討，便是形式問題——

「用什麼法子去警惕偽逆呢？」

各人運動着自己的智慧，不久，却被吳萍想出了一個行動的骨幹，決定在事前來一次恐怖的警告，企望他們把聲勢自動泯滅下來。被當作警告的對象，正是偽籌備會中擔任要職的方專員。那是再隱密不過的了。祇是誰能冒這個危險呢？當決定人選的時候，吳萍同志不用大家的推舉，她已經毅然向大家陳明意思，自願擔當這個重任。

堂裡交響着，吳同志受到了一致的贊許……

長夜的反面便是黎明。

隔天東方微明的時候，吳萍已經準備了一切，本人經過一番人工的化粧，沒有向大家告別，便悄然走到那都市的腹地。

武漢，包括着漢口與武昌的總稱，其實她所要去的地方並不連武昌也在其內，當她通過漢市的進口繞走到腹地之後，臉上已經露出了會心的微笑。吳萍的一副打扮，本來今天是不容易給人看破的，她肩負着一隻小箱籠，穿得很樸素，誰也會信和她這是個城外的姑娘。當天，她就在一等小旅館中存身，化了原名，叫作趙王氏。那女個多麼平凡可笑的化名啊！

離慶祝開始的日期一天迫近一天，祇有三日功夫了。

負起了直接使命的特派下來的方專員，正假座一家中學校作為辦事的地方。這學校門口，時刻都有人前去商酌，車輛從門首停到遼闊的街心，就這車輛陣容的壯觀，已可斷定他們內中情緒的緊張了。

街頭巷尾到處貼着布告：要民衆大家慶祝。然而民衆真的會慶祝嗎？他們頭腦並沒有完全麻木，至多不過是強顏歡笑罷了。

所謂「慶祝會」的前奏——

就已變作了偽逆的張鐘！

吳萍根據着原定計劃，和秘密進入市區的伙伴們取得了聯絡，他們每天在那學校的四端窺望，在叛逆們趾高氣揚的情勢中，想不到已給這羣年輕人監視着。

那是一個放晴的上午。

因為現在是慶祝日到臨的前一天，所以這地區「新貴」們來往更勤，七八個武裝偽警守在門口，一會兒，燒着木炭的劣等摩托卡開來了，一輛一輛的馳進校門。接着便是些民衆團體，送了許多祝賀的花籃和禮品來。這些團體都是被壓迫的，是不自動的，因此在假意的呈獻中，他們是掛着一包酸淚的。……從上午到午後機關和民衆團體不絕於途，代表們有男的，但也有女的，吳萍看見這情形，心上便生出了一條計較。

下午三四點鐘模樣——

一輛洋車在這大門口停下，偽警朝車上一望，只見一個年約二十的少女，穿了件藍布褂子，頭髮梳成兩條辮子，跳下車，就把一隻引人注目的大花籃拿下來，趨上前來向那偽警彬彬有禮的

道：

「請問方專員可在裏邊？」

那警士朝女的上下看了一遍，和悅地點頭道：

「方專員在辦公，你們是哪個團體？」

「職業婦女協會。」

「幹什麼？可是送還慶祝花籃嗎？」

「是。——」

當僞警給她通行入口之後，那女的提着大花籃進去了。這位女性——吳萍用着機警的眼光，當她走過校門的通道，盤過那正中一道矮冬青的時候，前面就是禮堂了。禮堂兩旁依然有武裝警員守着門，不過對這個年輕的少女並沒有加以過份的注意，讓她把禮品帶進了禮堂。

左邊的專員辦公室裏，這時喧聲溢於戶外，並且在空氣中，散發着一股強烈的酒精味，和刺激的煙霧，門一開，籐椅上坐着那個胖臉的傢伙揚着杯，向幾個矮腳的東洋鬼子交態歡呼着。一個門旁遞上一張巨大的「團體卡片」去，胖傢伙看了一下，笑瞇瞇問道：

「那職業婦女協會的代表，可也是個女子嗎？」

「是。」

「叫她會客室等着，就說我方專員有話要訓示。」

又一聲「是」。僞警士退了出來，把門兒關上了。

吳萍的大花籃，被置在禮堂演講台的桌旁那最顯著的地方，因為這東西最受人的注目緣故。

她對它笑了笑，暗想：但願裏面置着那顆小型金屬物照預定的時間，發生出最大的力量。當吳萍微笑的時候，那警士要招待她進斗室坐下。本來，她乾脆地幹一下的，可是她覺得一人力量的渺小，就在這時她推說會務很忙，留下一封致各專員的公函，交托那警士，便離開了這卑鄙的地方。吳萍任務完畢，她回到寓址向同志們訴說情由的時候，也便是那邊的方專員與敵方兩位指導員將要入席的時候。

吳萍看着手表，她興奮地說：「還有一分鐘，還有五十秒……」

在這邊，方專員已經站到了講台上，他向座中的來賓們一鞠躬，拉開血盆大嘴道：「友邦指導官長，諸位來賓，今天，今天……是我們這個慶祝籌備會將要結束的最後一次集會……明天……明天的大會，在，在……」

但是吳萍手表上的秒針並不停滯，在她的英氣勃勃的臉上，掛着緊張和歡騰，她急急地唸道：「四十秒……還有二十五秒……」

這時候，方專員在那邊的台上却依然興高采烈：「我們真應該感謝友邦的合作，在明天……這個普天同慶的還都盛大典禮……典禮……」

可是時機熟了。

演說台前的花籃裏，那金屬物冒煙了，在沉靜中，忽然，忽然……
但是方專員還至死不悟：「我們這個歷史上偉大的慶祝，慶祝……」

——轟隆！

這聲巨響終於準時爆發了，全屋子的煙，鐵片，火藥四濺了。